



手指揸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
或沉思悠悠低谷，或停頓蒼鬱林道、或勇闖巍峨山巔
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
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
走過崎嶇，就能讀享蔚藍晴天。

\\天下雜誌

Library Weekly News

發刊日期：106年11月14日

期數：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2週

發行單位：教務處/圖書室

【請張貼班級公布欄】

新知鮮聞

106/11/15

(三)第九節假
六樓圖書室試
辦「放學後閱
讀分享會」，第
一場次邀請李
健民老師主講
「喜『閱』美食
旅遊團」，分享
休閒、美食與
閱讀，歡迎教
職同仁踴躍參
加。(請電洽圖
書室林小姐-分
機 252 預約報
名)

讀《花甲少年》:如果你恨自己，就愛不好自己

資料來源：摘錄自 <https://womany.net/read/article/14576>



讀《花甲男孩轉大人》，讓我們都回到最原始的親密關係課題，回家，也讓自己漂泊的心，尋路上岸。

人終其一生都在找尋一個家， 接納與愛我們

花甲，一個八零後，七年級生，二十二歲，離開家鄉台南到台北讀書，延畢兩年，這是他逃開家的方法。他的家裡沒有母親，只有老父，和老婦的義母（他叫她嬸婆），三人一起生活。他愛極了嬸婆，恨極了老父，已五年沒回家吃年夜飯。

他真的厭惡家嗎？並不是的。他不時都在台北尋覓「一點點台南」，想在高樓上架望遠鏡，遠眺嘉南平原，尋求一方家園的熟悉。可是在他心裡，無法對話與理解的老父，始終是心裡過不去的疙瘩。他也總是在想：「家到底是什麼感覺呢？」

花甲像是我們每個人的縮影，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個家，一個認同我們，接納我們，無條件愛我們的地方。

台灣是家嗎？對於主權充滿爭議，國際不予認同的我們，始終有種惴惴不安。台北是家嗎？來自不同縣市，不同國家，到此拼搏尋求棲地的人，說：「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。」我的家是家嗎？沒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，兄弟姐妹關係友好，殘破不堪，能稱為家嗎？

先接納與愛自己後， 家的圖像才在心中長出

越是來自殘破不堪家庭的人，越想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庭，親自打造出沒有原生家庭問題的樣貌，比如外遇、家暴，藉此彌補成長中的深刻缺憾。

花甲的夢想是在老家旁的土地，蓋一座新樓，把家人都接進去住。「家人」包含了誰？他對著爸爸說：「很小的時候，我就想蓋房子，當時沒有要留房間給

你。」他用了許多力氣在抗拒父親的存在。父親在學校當工友時，打著赤膊工作，他羞於承認這樣沒水準的父親；當父親與黑道起衝突時，他恨父親沒有保護他們，反倒害他們受危害，生命動蕩不安。

可是，我們都是在原生家庭裡長出的孩子，所有好的壞的、價值觀、世界觀、自我認同，都在這個家裡日日養成了。

否認原生家庭的人， 其實是一一否認了自己。

我曾經花了很多力氣向外逃出，把對家庭的渴望都冀望在另一半身上，期待他能給我原生家庭不能給的，把時間都花在他身上，減少與家人接觸的機會，以為可以掙脫那些傷痛。可是最後在親密關係破裂後，我不得不回頭看看那些家庭的影響，怎麼塑造了今天的我，怎麼空缺了我對愛的渴望。我就是原生家庭的一面鏡子，原生家庭就是一部分的我。

我們終其一生，都剪不去這個根

一如花甲，在逃離了好久後，終於回到家鄉，慢慢與老父和解，兩人一起構思未來的家，那棟花甲從小就想蓋的樓房，該是什麼樣子。他對父親說：「現在我好想留個房間給你，你適合住樓下，爬樓梯，太難為你的身體了。」

「幾個月前買的材料已經開始腐鏽，屋子卻在花甲心中蓋好一半了。」其實重點一直都是這間房子，而是在花甲心中，那幅家的圖像，漸漸熟悉。

也許就像那首《魚仔》唱著：

「看魚仔在那游來游去，我對你想來想去，這幾年我的打拼跟認真，都是因為你。我需要你，需要你陪伴我，好想要你，想要你陪著我，不知道你在哪裡。我相信愛你的心，會讓我，找到你。」

當我們不再抗拒，勇敢承認自己就像魚仔，想要洄游，想要回家，想要愛人與被愛。接納與認同自我的時刻，心中就會漸漸長出，溫暖家的形狀。

智慧小語



牽掛，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的深深惦記；
來到生死面前，因牽掛而生的力量，超乎我們所想。
彼此道愛，「好好說再見」，是安撫牽掛的解藥。

—《花甲男孩轉大人》教給我們生命課題 <https://www.family.tw/archives/50165>